

六度集經卷第六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萬六

精進度無極第四

凡十  
九章

精進度無極者厥則云何精存道奧進之無急臥坐住步喘息不替其目髮鬚恒覩諸佛

萬六

靈像變化立已前矣厥耳聽聲恒聞正真垂

誨德音鼻爲道香口爲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憂愍衆生長夜沸海洄流輪轉毒加無救苦薩憂之猶至孝

之喪親矣若夫濟衆生之路前有湯火之難

忍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濟衆艱志踰六冥之徒獲榮華矣昔者菩薩時爲凡人聞佛名號相好道力功德巍巍諸天共宗則高行者衆苦都滅矣菩薩存想吟泣無寧曰吾從得天師經典翫誦執行以致爲佛愈衆生病今逮

本淨乎時佛去世無除饁衆莫由受聞鄰有凡夫其性貪殘覩菩薩情精進志銳曰吾知佛三戒一章爾欲稟乎菩薩聞之其喜無量稽首足下伏地請戒知偈者曰斯爲無上正真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之要教也子欲徒聞之豈其然乎答曰請問法儀厥義何之曰爾審懇誠者身毛一孔一針刺之血流身痛心不悔者尊教可聞矣答曰聞佛則殞吾欣爲之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即行市針以自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於聞法得無痛之定天帝釋覩菩薩志銳爲其愴然化令舉身一毛孔者有一針矣其人覩之照厥志高即授之曰守口攝意身無犯惡除是三行得賢徑度是諸如來無所著正真等最正覺戒真說也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身針霍然不現

顏影奕奕氣力踰前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  
進行高踵指相尋遂致得佛拯濟衆生佛告  
諸比丘授菩薩偈者今調達是調達雖先知  
佛偈猶盲執燭照彼不自明何益於已菩薩  
銳志度無極行精進如是

萬六

昔者菩薩爲獮猴王常從五百獮猴遊戲時

世枯旱衆果不豐其國王城去山不遠隔以

小水猴王將其衆入苑食果苑司以聞王曰  
密守母令得去獮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爲  
衆長禍福所由貪果濟命而更誤衆勑其衆

曰布行求藤衆還藤至競各連續以其一端

縛大樹枝猴王自縛腰登樹投身攀彼樹枝

藤短身垂勑其衆曰疾緣藤度度衆過畢兩

腋俱絕墮水邊岸絕而復蘇國王晨往察行

獲大獮猴能爲人語叩頭陳云野獸貪生恃

澤附國時旱果乏干犯天苑咎過在我原赦  
其餘蟲身朽肉可供太官一朝之肴也王仰  
首歎曰蟲獸之長殺身濟衆有古賢之弘仁  
吾爲人君豈能如乎爲之揮涕命解其縛扶  
著安土勅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與  
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人澤古賢之行未等於  
茲吾仁絲髮彼踰崑崙矣后曰善哉竒矣斯  
蟲也王當恣其所食無令衆害王曰吾已命  
矣佛告諸比丘獮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  
阿難是也五百獮猴者今五百比丘是菩薩

萬六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三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力勢踰衆仁愛普覆羣  
鹿慕從所遊近苑牧人以聞王率士衆合圍  
逼之鹿王乃知垂泣而曰爾等斯厄厥訛由  
我也吾將沒命濟爾羣小鹿王就索下前兩

足曰登吾踊出爾等可全矣羣鹿如之咸獲

免矣身肉決裂血若流泉躋地纔息其痛難言羣鹿啼呼徘徊不去人王覩其體殘血流

丹地不見鹿衆曰斯者何以鹿王對曰執操不淑稟命爲獸尋求美草以全微命干犯國

境罪應就重身肉雖盡兩髀五藏完具尚存

惟願太官給一朝膳王曰爾何緣若茲乎鹿王本末陳其所以人王惻然爲之流淚曰爾爲畜生舍乾坤之弘仁毀命以濟衆吾爲人君苟貪好殺殘夭所生即布重命勅國黎庶

自今絕獵無貪鹿肉裂縫舉鹿安厝平地羣

鹿覩其王仰天悲號各前舐瘡分布採藥咀呴傳之人王覩焉重爲拭淚曰君以子愛育其衆衆以親恩慕其君爲君之道可不仁乎自斯絕殺尚仁衆天即祐之國豐民熙遐邇

稱仁民歸若流佛告鶯鷺子鹿王者吾身是也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也人王者阿難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名曰修凡其軀毛九色覩世希有江邊遊戲覩有溺人呼天求哀鹿

愍之曰人命難得而當殞乎吾寧投危以濟

彼矣即泅趣之曰爾勿恐也援吾角騎吾背

今自相濟人即如之鹿出人畢息微始絕人

活甚喜繞鹿三匝叩頭陳曰人道難遇厥命

惟重丈夫投危濟吾重命恩踰二儀終始弗

萬六

四

忘願爲奴使供給所之鹿曰爾去以吾軀命

累爾終身夫有索我者無云覩之溺人敬諾

沒命不違時國王名摩因先稟操淳和慈育

黎庶王之元后厥名和致夢見鹿王身毛九色其角踰犀寢寐以聞欲以鹿之皮角爲衣

萬六

五

爲玩若不獲之妾必死矣王重曰可晨向羣臣說鹿體狀布命募求獲者封之一縣金鉢滿之銀粟銀鉢滿之金粟募之若斯溺人悅焉曰吾獲一縣金銀兩鉢終身之樂鹿自殞命余何豫哉即馳詣宮如事陳聞啓之斯須面即生癩口爲朽臭重曰斯鹿有靈王當率衆乃獲之耳王即興兵渡江尋之鹿時與鳥結爲厚友然其卧睡不知王來鳥曰友乎王來捕子鹿疲不聞啄耳重云王來殺爾鹿驚覩王彎弓向已疾馳造前跪膝叩頭曰天王假吾漏刻之命欲陳愚情王覩鹿然即命息矢鹿曰王重元后勞躬副之吾終不免矣天王處深宮之內焉知微蟲之處斯乎王手指云癩人啓之鹿曰吾尋美草食之遙覩溺人乎天求哀吾愍子窮投危濟之其人上岸喜

叩頭曰吾命且喪而君濟之願給水草爲終身奴吾答之曰爾去自在所之慎無向人云吾在斯鹿王又曰寧出水中浮草木上著陸地不出無反復人也劫財殺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王驚曰斯何畜生而懷弘慈沒命濟物不以爲艱斯必天矣王善鹿之言喜而進德命國內曰自今日始恣鹿所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王還元后聞王放之恚盛心碎死入太山天帝釋聞王建志崇仁嘉其若茲化爲鹿類盈國食穀諸穀果稼掃土皆盡以觀其志黎庶訟之王曰凶訛保國不若守信之喪矣釋曰王真信矣遣鹿各去穀豐千倍毒害消竭諸患自滅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吾身是也鳥者阿難是也國王者鷲鷺于是也溺人者調達是也王妻者今調達

妻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馬王名曰駢耶常處海邊度漂流人時海彼岸有姪鬼其數甚多若覩賣人即化爲城郭居處田園妓樂飲食變爲美人顏華輝曄要請賣人酒樂娛之鬼魅惑人皆留匹偶一年之間姪鬼厭故以鐵鎗刺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馬王遙觀姪鬼歟人爲之流淚因飛度海之海彼岸獲成擣糲米馬王食飲畢登山乎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賣人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臻乎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馬曰爾等去者姪鬼必當提子示爾哀號而追有顧戀之心者吾去鬼必復以鐵鎗刺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

覩親也賣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命歸覩六親姪感之徒信鬼妖蠱靡不見斂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佛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魚王有左右臣皆懷高行常

存佛教食息不替食水生菜苟以全命慈育羣小猶自護身尋潮遊戲誨以佛戒不覺漁人以網挾之羣魚巨細靡不惶灼魚王愍曰慎無恐矣一心念佛願衆生安普慈弘誓天祐猶響疾來相尋吾濟爾等魚王以首倒植泥中柱尾舉網衆皆馳出羣魚得活靡不附親佛告諸比丘時魚王者吾身是也左右臣者鴛鷺子大目捷連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龜王晝夜精進思善方便令

衆生神得逮本無又有龜王共處深山俱覩  
蝘蜓登樹自投如斯無寧菩薩占曰斯危身  
之像矣吾等宜早避之爲善其一龜王專愚  
自由不從真言菩薩盡心濟其從者令得免  
難十日之後象王從衆就樹燕息蝘蜓自投  
萬六  
墮象耳中則驚啼呼羣象奔赴其來縱橫踐  
殺諸龜王恚曰知事若茲而不指云吾死  
爾生於心善乎累劫尋爾逢必殘戮佛告諸  
比丘善占龜者吾身是也自專不去者調達  
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爲鸚鵡王從衆三千有兩鸚鵡力  
勢踰衆口銜竹衡以爲車乘王集其上飛止  
遊戲常乘衡上下前後左右鸚鵡各五百衆  
六面輔翼合有三千貢獻所珍娛樂隨時王  
深自惟衆歡亂德無由獲定吾將權焉託病

不食佯死棄衆其諸衆者以草覆之各捐而  
去王興求食諸鸚鵡衆詣他山鸚鵡王所曰  
吾王喪矣願爲臣僕曰爾王死者以屍相示  
若其真喪吾將納爾衆還取屍霍然不見四  
布行索獲其王矣僉然爲禮復故供養王曰  
吾尚未喪爾等委捐諸佛明訓覩世無親惟  
道可宗沙門以鬚髮爲亂志之穢故捐之崇  
無欲行爾等謹曉邪聲亂志獨而無偶上聖  
齊德言畢飈飛閑處竊寂棄欲無爲思惟定  
行諸穢都滅心如天金佛告諸比丘時鸚鵡  
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鴿王從衆五百於國王苑翶  
翔索食國王覩之勅令牧夫網率張捕其衆  
巨細無有子遺籠而閉之食以粒米肥肉太  
官以供肴膳鴿王見拘一心念佛悔過興慈

願令衆生拘者得解疾離八難無如我也謂諸鵠曰佛經衆戒貪爲元首貪以致榮者猶餓夫獲毒飲矣得志之樂其久若電衆苦困已其有億載爾等捐食身命可全矣衆對之曰見拘處籠將欲何異乎王曰違替佛教縱

萬六  
情貪欲靡不喪身者也已自捐食肌體日耗

間關得出顧謂餘曰除貪捐食可如我也言畢飛去佛告諸比丘鵠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蜜蜂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如來無所著最正覺時爲一切諸天人民不可計數而說經法是時衆中有兩比丘其一

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止共聽經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耳當曼精進爲衆作本如何睡眠夫睡

眼者陰蓋之罪當自勗勉有覺寤心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水側坐欲思惟復坐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蟄之時德

萬六

樂止敬鷲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蟄其胷腹德樂止驚心中惶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波墨拘文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復睡思惟蜂

王觀其根本蜜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此偈言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 曰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洹值見如來世 當曼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其現有智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起法忍解諸法本遠陀隣尼乃知精進辯善權方便常獨經行不復懈息應時亦得不退轉地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也德樂止者彌勒是也佛語阿難我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時睡眠獨無所得設我爾時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于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聞萬六<sup>+</sup>是法者常當精進廣勸一切皆令除去睡眠之蓋當造光明智慧之本說是事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佛以三事笑經

昔者菩薩爲清信士歸命三尊慈弘仁普恕濟羣生守清不盜布施等至貞淨不泆觀捐內姪信同四時重如須彌絕酒不飲尊孝喻親以正月奉六齋精進無倦所生遇佛德行日隆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教化周旋時行歷市覩一老公斗量賣魚哀慟號曰怨乎皇天吾子何咎而早喪身子存賣魚吾豈勞乎佛覩其然笑之口光五色度市斯須又覩大豬浴屎行路佛復笑焉阿難整服稽首而曰屬笑人多莫由敬質而今重笑必有教詔願釋衆疑爲後景模世尊告曰阿難吾笑有三因緣一曰觀彼老公之愚其爲弘普矣日以曾綱殘羣生命蓋無絲髮之惻隱頑子自喪而怨諸天乎號驚市斯下愚之行非二儀之仁賢聖之怒也是以笑耳

昔者飛行皇帝食福巍巍志嶠行逸今爲斗量魚斯二矣不想天人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意專著空不能空空逮于本無福盡受罪今在斗中斯三矣阿難質曰飛行皇帝逮彼尊天其德巍巍何故不免於罪乎世尊曰禍福非真當有何常夫處尊榮施四等恩覺四非常可免彼禍難矣若因貴自遂快心從邪福盡受罪自古來然殃禍追已猶影尋形響之應聲豈有貴賤哉惟吾前世爲清信士時有鄰人好奉鬼蠱姦嬖爲羣不信作惡重禍響應每至齋日吾要入佛正真之廟聽沙門衆散說淨法以爲德本防絕凶禍而子姪荒訛云有務吾詣佛廟子往亂道自斯之後吾之所生逢佛聞法與沙門齊志德行日隆遂成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

為三界尊號曰法王鄰人好事鬼術殘賊羣生泆蕩女色酒亂不孝自謂得志輪轉三道苦毒無量吾已爲佛子續爲臭蟲是以笑之佛告阿難吾累劫稟經採義親樂沙門獲斯巍巍矣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小兒聞法即解經

昔有比丘精進守法少持禁戒初不毀犯常修梵行在精舍止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說經聲妙無能及者其有聞此比丘音聲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牛遙聞比丘誦說經聲即尋音往詣精舍中禮比丘已却坐一面聽其經言時說色本聞之即解兒大歡喜經句絕已便問比丘比丘應答不可兒意是時小兒反爲解說其義甚妙昔所希聞比丘聞之歡喜甚悅怪此小兒乃有智

慧非是凡人時兒即去還至牛所牧牛犢散走入山兒尋其跡追逐求索時值遇虎害此小兒小兒命終魂神即轉生長者家第一夫人作子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暮初不解息其長者家素不知法怪此夫人口爲妄語謂呼鬼病卜問譴祟無所不至無能知者長者甚愁不知夫人那得此病家中内外皆悉憂惶是時比丘入城分衛詣長者門遙聞經聲心甚喜悅住門有頃長者適出見此比丘亦不作禮比丘怪之此賢者家內中說經音聲乃爾今此長者不與我語即問長者內中誰有說深經者音聲微妙乃如是耶長者報言我內中婦聞得鬼病晝夜妄語口初不息比丘爾乃知長者家爲不解法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佛之大

道願得入內與共相見長者言善即將比丘入至婦所婦見比丘即爲作禮比丘呪願言得佛疾便與比丘歎說經法及覆披解比丘甚喜長者問言此何等病比丘報言無有病也但說深經甚有義理疑此夫人所懷妊兒是佛弟子長者意解即留比丘與作飲食飲食畢訖比丘便退自還精舍展轉相謂有一長者夫人懷妊甚可奇怪口誦尊經所說如流其音妙好解釋經理甚深後日長者復請比丘普及衆僧悉令詣舍辦飯食具時至皆到坐定行水飯食已呪願達嚙時夫人出禮衆比丘却坐一面復爲比丘快說經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爲比丘具足解說衆僧踊躍歡喜而退日月滿足夫人在產娩身得男又無惡露其兒適生叉手長跪說般若波羅

萬六

十三

蜜夫人產已還如本時無所復知如夢寤已了無所識長者即復呼衆僧比丘都集往覩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躊躇是時衆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皆不能知長者問言此爲何等比丘答曰真佛弟子慎莫驚疑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爲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受時兒長大至年七歲悉知微妙道俗皆備與衆超絕智度無極諸比丘等皆從受學經中誤脫有所短少皆爲刪定足其所乏兒每出入有所至止輒開化人使發大乘長者家室内外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發摩訶衍意悉行佛事兒所教授城郭市里所開發者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弟子乘者五百人諸比丘聞兒所說本漏意解志求大乘者皆得法眼淨佛告阿難是時小兒

者吾身是也時比丘者迦葉佛是也如是阿難我往昔時一從比丘聞摩訶衍品讚善開解心意歡喜不轉精進不忘深識宿命自致無上平等正覺一聞之德乃尚如是何況終日遵修道者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殺身濟賈人經

萬六

十四

昔者菩薩與五百賀人俱入巨海欲採衆寶入海數月其獲珍寶重載盈舟將旋本土道逢飄風雷電震地水神雲集四周若城眼中出火波涌灌山衆人嘵啼曰吾等死矣恐怖易色仰天求哀菩薩愴然心生計曰吾之求佛但爲衆生耳海神所惡死屍爲其危命濟衆斯乃開士之尚業矣吾不以身血注海海爾等屬手相持并援吾身衆人承命菩薩即

引刀自刎海神惡焉漂舟上岸衆人普濟船人抱屍呼哭而曰斯必菩薩非凡庸之徒也躋踊呼天寧令吾等命殞于茲無喪上德之士矣其言真誠上感諸天天帝釋覩菩薩之弘慈觀世希有帝釋身下曰斯至德菩薩將

爲聖雄今自活之以天神藥灌其口中并通塗屍菩薩即蘇忽然起坐與衆相勞帝釋以

名寶滿其舟中千倍于前即還本土九親相見靡不歡悅周窮濟乏惠及衆生敷宣佛經開化愚冥其國王服菩薩德詣稟清化君仁

萬六

十五

臣忠率土持戒家有孝子國豐毒歇黎庶欣欣壽終生天長離衆苦菩薩累劫精進不休遂至得佛佛告諸比丘殺身濟衆者吾身是也天帝釋者彌勒是也五百賀人者今坐中五百應真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以金貢太山贖罪經

昔者菩薩爲獨母子朝詣佛廟捐邪崇真稽首沙門稟佛神化朝益暮習景明日升採識衆經古賢孝行精進仰慕猶餓蒙食所處之國其王無道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無常目曰吾爲不善死將入太山乎何不聚金以貢太山王耶於是斂民金設重令曰若有匿銖兩之金其罪至死如斯三年民金都盡王訛募曰有獲少金以貢王者妻以季女榮之上爵童子啓母曰昔母以金錢一枚著亡父口中欲以賂太山今必存矣可取以獻王也母曰可兒取獻焉王命錄問所由獲金對曰父喪亡時以金著口中欲賂太山實聞大王設爵求金始者掘塚發木取金王曰父喪來有年乎對曰十有一年曰爾父不賂太山王

耶對曰衆聖之書惟佛教真耳佛經曰爲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響焉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關響其可獲乎王曰不可曰夫身即四大也命終四大離靈逝變化隨行所之何賴之有大王前世布施爲德今獲爲王又崇仁愛澤被遐邇雖未得道後世必復爲王王心歡喜大赦獄囚還所奪金佛告諸比丘時王欲以民間餘金殘戮害無罪者菩薩觀民哀號爲之揮淚投身命于屬政濟民艱於塗炭民感其潤奉佛至戒國遂豐沃時童子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調達教人爲惡經

昔者菩薩位爲天王精存微行志進若流每到齋日乘于馬車巡四天下宣佛奧典開化衆生消其穢穢令崇如來應儀正真覺天中萬六十六

之天衆聖中王道教之尊可離三塗衆苦之源調達亦爲魔天王行四天下教人爲惡從心所欲無有太山殃禍之報行逢菩薩問曰子何行乎答曰教民奉佛修上聖德調達曰吾教民恣心二世無禍爲善勞志無益於已語菩薩曰爾避吾道答曰子爲善猶金銀吾尚惡猶剛鐵剛鐵能截金銀金銀不能截剛鐵子不下道吾斬子矣調達惡盛禍成生入太山夫人爲惡皆死入三塗三塗報善靡不昇天雖處尊榮而懷無惡不如三塗懷佛一言也佛告諸比丘教人爲善天王者吾身是也導人爲惡魔天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殺龍濟一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齊志俱行學道仰慕諸佛難

逮之行誦經釋義開導六冥練棄內垢止觀寂定每聞諸國間於三尊輒往導化令奉六度正真妙行時有大國其王樂衆妖衆妖誘之授其邪僞率土承風皆事蠱道風雨不時妖怪首尾菩薩伯叔自相謂曰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懷十善君仁臣忠父義子孝夫信婦貞比門有賢吾等將復誰化乎彼國信妖妖龍處之吞其黎庶哀號無救夫建志求佛惟爲斯類矣可以道化喻之以仁龍舍凶毒吾等勸馬叔曰佛戒以殺爲凶虐之大活生仁道之首也將如彼何伯曰夫殘一人者其罪百劫龍吞一國吾懼恒沙劫畢厥殃未除矣苟貪渺味斯須之利不覩太山燒煮之咎吾心愍然人道難獲佛法難聞除龍濟國導以三尊六度高行禍若絲髮福踰二儀爾化

爲象吾爲師子二命不殞斯國不濟也稽首

十方誓曰衆生不寧余之咎矣吾後得佛當度一切象造龍所師子登之龍即奮勢霆耀

雷震師子踊吼龍之威靈師子赫勢普地爲震王命絕矣諸天稱善靡不歎仁兩菩薩終

生第四天上一國全命抱屍哀嘆曰斯必天

矣孰仁若茲門徒尋之覩師普慈殺身濟衆哀慟稱德各又進行宣師道化王逮臣民始

知有佛率土僉曰佛之仁化乃至於茲乎殯葬二屍舉國哀慟王即命曰有不奉佛六度

十善而事妖鬼者罪與武同自斯之後刹有千數沙門比肩而行國內士女皆爲清信高行四境寧靜遂致太平佛告諸比丘時兄者吾身是弟者彌勒是也毒龍者調達是也菩

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彌勒爲女身經

萬六

十八

昔者菩薩爲天帝釋仁尊榮高其志恒存非常苦空非身之想坐則思惟遊即教化愍愚愛智精進無休覩其宿友受婦人身爲富姓妻惑於財色不覺無常居市坐肆釋化爲賣人佯有所市至婦人前住婦人喜悅令兒馳歸取獨坐牀欲以坐之賣人乃熟視婦人而笑婦執高操意怪賣人住笑非宜兒取牀遲還即搏之賣人又住笑側有一兒播鼗踊戲賣人復笑之有父病者予以牛祠鬼賣人亦笑之有一婦人抱兒彷徉行過市中兒刮面刺血流交頸賣人復笑之於是富姓妻問曰君住吾前含笑不止吾屬搏兒意興由子子何以笑賣人曰卿吾良友今相忘乎婦人悵然意益不悅怪賣人言賣人又曰吾所以笑

搏兒者兒是卿父魂神遊感爲卿作子一世之間有父不識何況長久乎播鼗兒者本是牛牛死靈魄還爲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貫此鼗兒今播弄踊躍戲舞不識此皮是其故體故笑之耳殺牛祭者父病請活求生以殺不

萬六

十九

祥之甚猶服酖毒以救疾也斯父方終終則爲牛累世屠戮受禍無已今此祭牛命終靈還當受人體免脫憂苦故復笑之刮母面兒兒本小妻母是嫡妻女情惠姪心懷妬嫉常加酷暴妾含怨恨壽終則生爲嫡妻子今來報讐攫面傷體故不敢怨耳是以笑之夫衆生之心其爲無恒古憎今愛何常之有斯皆一世見而不知豈況累劫經曰以色自壅者盲於大道專聽邪聲者不聞佛音之響也吾是以笑耳世榮若電恍惚即滅當覺非常莫

與愚並崇修德操六度妙行吾今反居後日必造子門言竟忽然不現婦悵而歸齋肅望慕一國咸聞王逮羣寮靡不欽延賓人後果在門狀醜衣弊曰吾友在內爾呼之來門人入告具以狀言婦出曰爾非吾友矣釋笑而云變形易服子尚不識豈況異世捨斯受彼乎重曰爾勤奉佛佛時難值高行比丘難得供事命在乎吸無隨世惑言畢不現舉國歡笑各執六度高妙之行佛告鶩鷯子爾時婦人者彌勒是也天帝釋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女人求願經

昔者菩薩身爲女人厥壻稟氣兇妬忌每出賣行以妻屬鄰獨母奉佛戒爲清信行時佛入國王逮臣民靡不受戒獨母聞經還

爲婦說之婦喜歎曰斯即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也從母聞佛即遙稽首齋日母曰可往聽法乎婦喜曰可尋之城外忽存婿妬悵然不悅旋居自鄙吾殃重乎母還爲陳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聽經或得沙門四道者或受菩薩決者佛時難值經法難聞爾還爲乎婦聞

萬六

二十

佛德流淚具陳婿妬之意母曰可試一行婦曰敬諾明日即隨母行覩佛五體投地却立靜心視佛相好念佛清淨真是天尊佛問女爾來何願即稽首而對我聞佛爲無上正真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德如恒沙智若虛空六通四達得一切智勢來請尊願佛哀我世尊告曰佛爲一切護恣汝所願女人稽首曰夫人處世未獲本無者皆以欲故爲匹偶居令我世世與至德偶居同志無妬嫉行二曰

身口意行端正絕世三曰世世虔奉三尊心垢日消進道無倦諸佛祐助衆邪不能遏心獲一切智濟衆生難衆祐歎曰善哉善哉今汝得之婦大歡喜稽首退歸本居厥婿賈還乘舟水行當以斯日至天帝覩婦高行發願

無雙助喜歎善爲興風雲住其舟行明日乃臻婦後壽終神生有道之家容華光世年長出適爲國儒士之妻國稱高賢時婿入海採寶欲濟窮民婦居家以禮自衛猶城衛寇國王后妃大臣妻妾靡不仰則詣門雲集票婦

萬六

二十

德儀婦夜寐覺憶世無常榮富猶幻孰獲長存躬爲坏舟我神載之猶獲月影望天寶者也勞心苦身何益於已夢幻皆空天神世榮其歸若茲矣明晨當索無上正真天中之天爲吾師焉晨興即覩石塔在庭佛像金耀琢

璧書經歎佛爲衆聖之師三界子步婦喜歎曰是則如來應儀正真最正覺者乎即五體投地達廟三市散華燒香然燈懸繒晨夜肅虔稽首恭禮王后國婦詣承清風遏邪崇真鄰有兇夫賈逢婦婿曰子妻造妖虛立鬼廟朝暮香薰祝詛妖蠱願令爾喪不祥之甚婿歸婦啓曰妾前一夜覺世無常晨覩宗靈無上正真絕妙之像來在中庭妾今供事燒香然燈懸繒奉華朝夕禮拜稽首自歸子當事之必合聖則婿大歡喜一心肅虔國人巨細僉然承風如是八萬四千餘歲佛告鷲鷲子爾時婦人者吾身是也時婿者彌勒是也獨母者鷲鷲子是也鄰凶夫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以然燈受決經

昔者菩薩身爲女人少寡守節歸命三尊處貧樂道精進不倦蠲除兇利賣膏爲業時有沙門年在西夕志存高行不遑文學內否之類謂之無明矣禮敬有偏終始無訛分衛麻油以供佛前獨毋照然貢不缺日有一老除饁稽首佛足又手質曰斯者除饁其雖渺明戒具行高然燈供養後獲何福世尊歎曰善哉問也是除饁却無數劫當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項有重光將導三界衆生得度其爲無數獨母聞之馳詣佛所稽首陳曰除饁然燈膏即吾所貢云其當獲爲無上正真道將導衆生逮神本無天人鬼龍靡不逸豫惟願加哀復授吾決佛告女人女身不得爲佛緣一覺道梵釋魔天飛行皇帝斯尊巍巍非女人身所得作也夫欲獲彼當捐穢體

受清淨身女稽首曰今當捐之還居淨浴遙

拜而曰夫身者四大之有非吾長保也登樓

願曰以今穢身惠衆生之飢渴者乞獲男躬

受決爲佛若有濁世衆生盲冥背正向邪無

知佛者吾當於彼拯濟之也自高投下觀者

寒慄佛知至意化令地輾猶天綻綻覩身無

害即化爲男厥喜無量馳詣佛所踊躍而云

受世尊恩已獲淨身惟願加哀授吾尊決佛

歎之曰爾之勇猛世所希有必得爲佛無懷

疑望然燈除饉其得佛時當授汝號天人鬼

龍聞當爲佛皆向拜賀還居咨嗟各加精進

爾時勸發羣生不可計數佛告鶩鷺子時老

比丘者定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也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 六度集經卷第六

### 音釋

萬六

二十三

縹桑各切

縵與索同

厝倉故切

咀咋

呂切齶也

汨似由切

置也

咀

鋤陌切齶也

行水上切

浮折旨熟

馬切

鎮徒對良涉

季漸徒於珍切

曉許公切

鋗切

鼈良沙

也鼓音桃有

嬖魚列切

嚙怪也

嚙列切

也鼓音桃有

嬖魚列切

嚙怪也

嚙列切